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五

目錄

青梅煮酒論英雄

關雲長襲斬車胄

曹操分兵拒袁紹

關張擒劉岱王忠

禰衡裸衣罵曹操

曹孟德三勘吉平

曹操勒死董貴妃

玄德匹馬奔冀州

張遼義說關雲長

雲長策馬刺顏良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五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青梅煮酒論英雄

却說董承等問曰。公欲用何人。馬騰曰。見有豫州牧玄德在此。何不求之。承曰。此人雖漢室皇叔。今與曹操作牙爪。安肯行此事耶。馬騰曰。觀玄德素有殺操之心。前日圍場中。操迎萬歲之時。雲長背後欲殺之。玄德以目視

之。關某遂退去。非不欲圖之。恨操牙爪多。恐力不及耳。公試求之。無不應允。吳碩曰。此事不宜太速。各得於心。再容商議。衆皆散去。次日黑夜裏。董承懷詔。迳往玄德家來。門吏入報。玄德出迎董承。驚曰。國舅何來。請入小間坐定。關張立於面前。玄德曰。國舅夤夜至此。必有事故。承曰。白日乘馬相訪。正當其禮。只恐曹操見疑。故黑夜相見。玄德曰。深荷厚意。命取酒食相待。承曰。前日圍場之中。雲長欲

殺曹公。將軍動目搖頭而退之。何也。玄德失
驚曰。公何以知之。承曰。人皆不見。獨某立於
將軍之側。足見動靜。玄德不能隱諱。遂曰。舍
弟見操僭越。故不容耳。承聞掩面而哭。玄德
問其故。承曰。漢朝若得雲長心地之人為股
肱。何憂不太平也。玄德又恐是操使來試探。
乃佯言曰。曹公治國。亦何憂哉。承變色而起。
曰。公乃漢朝皇叔。故剖肝瀝膽以言之。公何
足詐也。玄德曰。只恐有詐。故相戲耳。於是取

衣帶詔令觀之。玄德不勝悲憤。又將義狀出示。上止有六位。一車騎將軍董承。二長水校尉种輯。三昭信將軍吳子蘭。四工部郎中王子服。五議郎吳碩。六西涼太守馬騰。玄德曰。既公有匡扶社稷之心。備豈不效犬馬之力。承頓首拜謝。玄德曰。既奉明詔。萬死不辭。承曰。請書大名。玄德亦書左將軍劉備。押了字。付承收了。承曰。尚容再請三人。共聚十義。以圖國賊。玄德曰。切宜緩緩施謀。且行事不可

輕泄。共議到五更。丞相別去了。玄德也防曹操謀害。就下處後園種菜。自己澆灌。雲長曰。兄不留心於弓馬。以取天下。而學小人之事。玄德曰。非汝所知也。雲長但開看春秋左傳。或演習弓馬。次日關張不在。玄德正澆菜。許褚張遼引十數騎。慌入園中曰。丞相有命。請玄德便行。玄德問曰。有甚緊事。許褚曰。不知。只教我來請玄德。玄德只得隨二人入府。曹操正色而言曰。在家做得好事。說得玄德面

如土色。操執玄德手。直至後園曰。玄德學圃

不易。

學圃種菜也。

玄德方纔放心。答曰。無事消閑

耳。操仰面大笑曰。適來見枝頭梅子青青。忽感去年征張繡時。道上缺水。將士皆渴。被吾心生一計。以鞭虛指曰。前面有梅林。軍士聞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今見此梅。不可不賞。又值缸頭煮酒正熟。同邀賢弟。小亭一會。以賞其情。玄德心神方定。隨至小亭。已設尊俎。監貯青梅。一尊煮酒。二人對坐。開懷暢飲。酒

至半酣。忽陰雲漠漠。驟雨將來。從人遙指天
外龍掛。操與玄德。凭欄觀之。操曰。賢弟知龍
變化否。玄德曰。未知也。操曰。龍能大。能小。能
升。能隱。大則吐霧興雲。翻江攪海。小則埋頭
伏爪。隱芥藏身。升則飛騰於宇宙之間。隱則
潛伏於秋波之內。此龍陽物也。隨時變化。方
今春深。龍得其時。與人相比。發則飛升九天。
得志。則縱橫四海。龍乃可比世之英雄。玄德
又應四方。必知當世之英雄。果有何人也。請

試言之。玄德曰。備愚眼目。安識英雄。操曰。休謙。胸中必有主張。玄德曰。備幸叨恩相。得仕於朝。英雄豪傑。實有未知。操曰。不識者。亦聞其名。願以世俗論之。玄德曰。淮南袁術。兵糧足備。可為英雄。操笑曰。塚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玄德曰。河北袁紹。四世三公。門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手下能事者極多。可為英雄。操笑曰。袁紹色厲膽薄。好謀無斷。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乃疥癬之輩。非英雄。

也。玄德曰。有一人。名稱八俊。威鎮九州。劉景升可為英雄。操又笑曰。劉表。酒色之輩。非英雄也。玄德又曰。有一人。血氣方剛。江東領袖。孫伯符乃英雄也。操又笑曰。孫策。藉父之名。黃口孺子。非英雄也。玄德又曰。益州劉季玉。可為英雄乎。操大笑曰。劉璋。乃守戶之犬耳。與主人死守其戶不出也何足為英雄。玄德曰。如張繡。張魯。韓遂。等輩。皆何如。操鼓掌大笑曰。此皆碌碌小人。何足掛齒。玄德曰。捨此之外。備實不

知操曰。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隱良謀。有包
藏宇宙之機。吐沖天地之志。方可為英雄也。
玄德曰。誰當之。操以手先指玄德。後指自己。
曰。方今天下。唯使君與操耳。言未畢。玄德以
手中匙筋盡落於地。霹靂雷聲。大雨驟至。操
見玄德失筋。便問曰。為何失筋。玄德答曰。聖
人云。迅雷風烈必變。一震之威。乃至於此。操
曰。雷乃天地陰陽擊搏之聲。何為驚怕。玄德
曰。備自幼聞雷聲。恨無地而可避。操乃冷笑。

以玄德為無用之人也。曹操雖奸雄。又被玄
德瞞過。有詩曰

綠滿園林春已終。二人對坐論英雄。玉盤
堆積青梅滿。金竿飄香煮酒濃。匙筋失時
知肺腑。風雷吼處動心胸。尊前一語瞞曹
操。鐵鎖衝開走螫龍。

又蘇東坡詩曰

身外浮雲更有身。區區雷電若為神。山頭
只作嬰兒哭。多少人間落筋人。天下廬山最高有脩

行人。在上看雲在山腰下。聞霹靂之聲。上面聽得如嬰兒啼哭。正引這段故事出來。

大雨方住。見兩人撞入後園。手提寶劍。突入亭前。左右皆當不住。操視之。乃關張也。原來二人。城外射箭方回。聽得玄德被張遼許褚請將去了。慌忙來相府打聽。知在後園。只恐有失。故衝突而入。却見玄德與操對坐飲酒。二人按劍不入。曹操問二人何來。雲長答曰。聽知丞相和兄飲酒。特來舞劍。以助一笑。操知其意。笑曰。此非鴻門會。安用項莊項伯乎。

玄德亦笑。操命取酒。與二樊噲壓驚。關張拜謝。須臾席散。玄德辭操而歸。雲長曰。險驚殺我兩箇。玄德以落筋事。說與關張。關張不解。玄德曰。吾之學圃。思雷。其理頗同。曹操奸雄之輩。早晚必有人在此窺覷。吾種菜之故。欲使操知我無用。失匙筋者。蓋懼操言我亦英雄矣。予未能答。忽一聲雷震。只說思雷。使操看我如同小兒。不相害也。關張曰。兄之高明。遠見。瞞過曹操也。操次日。又請玄德扶頭。正

飲間。人報曰。滿寵去。體察袁紹而回。操召入問曰。吾差汝去河北。採訪民物。何如。寵曰。民物如故。公孫瓚已被袁紹破了。玄德曰。願聞其詳。寵曰。瓚與紹戰不利。退守冀州。築城為圈。圈上建樓。可高十丈。名曰。易京樓。積穀三十萬以自守。戰士出入不息。或被袁紹圍者。衆將請救之。瓚曰。若救一人。後之戰者。只指望人救。不肯死戰。因此袁紹兵來。多有降者。瓚勢孤。求於張燕。暗約舉火為號。內應外合。

正去下書。差去人被袁紹擒之。却來城外放
火。瓚自出戰。伏兵四起。軍馬折其大半。退守
城中。被袁紹穿地。直入瓚所居之樓下。放火
為號。瓚無走路。先殺妻子。然後自縊。遂被一
火焚之。後史官論公孫瓚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
稼穡。其能厲行飭身。卓然不羣者。或未聞
焉。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美哉乎季
漢之名宗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力。糾

人完聚蓄。

貢父曰按文人下少一衆字

保燕

薊之饒。繕兵昭武。以臨羣雄之隙。舍諸天

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

今袁紹得其瓚軍。紹弟袁術。在淮南。驕傲過
度。不恤軍民。衆皆背反。術使人歸帝號於袁
紹。紹始於北方登基。紹使人取玉璽。術約親
送到。見今棄淮南。欲歸河北。若二人協力。急
難收復。乞丞相作急圖之。玄德起身曰。術若
投紹。必從徐州過。備請一軍。就半路絕擊。術

可擒矣。操喜曰。來日奏帝。便教登程。次日玄德面了君。操差朱靈。路昭。引兵五萬。令玄德總督。去拏袁術。玄德辭帝。帝泣送之。玄德到家。星夜收拾軍器鞍馬。掛了將軍印。催督便行。董承趕出十里長亭。送玄德。玄德曰。國舅。寧耐。某此行。必有變約。自當持書奉報。承曰。公宜掛念。勿負帝心。二人分別。關張在馬上問曰。兄今番出征如此慌速。何也。玄德曰。吾乃籠中鳥。網中魚。此一行。如魚入海。鳥上青

霄不受羅網中之羈絆也。曹公只可同憂。不可同樂。若心一變。死無地矣。關張遂催朱靈路昭軍馬速行。時有郭嘉考較錢糧方回。聽知曹公已遣玄德進兵徐州。慌入諫曰。丞相令劉玄德督軍。何意操曰。欲截袁術耳。程昱曰。昔日劉備為豫州牧時。某等苦諫。丞相不聽。今日又與之兵。乃放龍入海。放虎歸山。後欲治之。其可得乎。郭嘉曰。備有雄才。又得民心。關張皆有萬人之敵。以嘉觀之。非久為人

之下者。其謀不可測也。古人之言。一日縱敵。萬世之患。今以兵與之。如虎添翼也。丞相可察之。操曰。吾觀劉備。閑中學圃。醉後畏雷。亦非成業之人。何憂之有。程昱曰。學圃者。故瞞丞相。畏雷聲者。非其本情也。丞相明照天下。何被劉備瞞過。操頓足曰。吾被此人欺詐。何人與吾星夜擒來。一人昂然而出曰。某只用五百軍馬。綁縛劉備闖張。獻於府下。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關雲長襲斬車胄

要去趕玄德者。乃虎賁校尉許褚也。操大喜。遂命許褚帶領五百軍馬。連夜來趕。却說關張正行之次。只見塵頭起。謂玄德曰。此必是曹公追兵至也。遂下定營寨圍遶。令關張各執軍器。立於兩邊。許褚至近。見嚴整甲兵。入見玄德。玄德曰。校尉來此。何幹。褚曰。丞相命。特來請將軍回。別有商議。玄德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吾面君。况又蒙丞相之一語乎。

你回去。替我稟覆丞相。有程昱郭嘉。累次問我取金帛。不曾相送。因此於丞相前。以讒言譖我。故令汝趕來擒吾。吾若是無仁義之輩。就此處斫汝為肉泥。吾感丞相大恩。未嘗忘也。汝當速回。見丞相善言答之。許褚觀見關張。以目視之。連聲應諾而去。許褚回見曹操。將玄德言語。細說了一遍。操喚程昱郭嘉。責之曰。汝於劉備前。覓金帛不從。因此含冤於心。每於吾前。讒言譖之。此何理也。程昱郭嘉。

以頭頓於地曰。丞相又被他瞞過了。操笑曰。既彼去矣。若再追。恐成怨乎。不罪汝等。汝等勿疑焉。二人辭去。此是曹公半疑半信。却說馬騰見玄德去了。邊報又急。亦回西涼州去了。却說玄德兵至徐州。刺史車胄出迎。公宴畢。孫乾糜竺等。都來參見。玄德回家。探視老小。打聽袁術。因奢侈太過。雷薄陳蘭。皆投嵩山去了。術勢甚衰。乃作書歸帝。疏於袁紹。其書曰

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攜。政在家門。豪傑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沒年。七國分勢無異。卒強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主。苻瑞炳然。今君權有四州。民戶百萬。以強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今納上帝號。請早即帝位。共享萬世之洪基。不可失此機會。傳國璽。續當獻上。弟術百拜。

袁紹亦有篡國之心。故令人召袁術。術乃收

拾人馬。官禁御用之物。先奪徐州來。玄德知
袁術來到。遂引關張朱靈路昭五萬軍出。正
迎着先鋒紀靈至。張飛便不答話。直取紀靈。
兩員將鬪無十合。張飛大叫一聲。刺紀靈於
馬下。敗軍奔走。袁術自引軍來鬪。玄德分兵
三路。朱靈路昭在左。關張在右。玄德自引兵
與袁術相見。在門旗下責罵曰。汝反逆不道。
吾今欽奉明詔。前來討汝。汝當束手來降。引
見曹公。免你罪犯。袁術罵曰。織蓆編履小輩。

安敢輕我。引兵趕來。玄德退步。兩路軍殺出。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士卒逃亡。不可勝計。又被嵩山雷薄陳蘭劫盡錢糧草料。玄德迤邐趕來。袁術四下無路。欲回壽春。又被羣盜所襲。術乃住於江亭。只有一千餘衆。皆老弱之輩。時當盛暑。糧食盡絕。止有麥屑三十斛。分派與軍士家。人無食。多有餓死者。術嫌飢粗。不能下喉。乃求蜜水止渴。庖人曰。止有血水。安有蜜水。術坐於牀上。大叫一聲。倒於

地下吐血斗餘而死。昔建安四年六月也。後
人有詩曰

漢末刀兵起四方。無端袁術太猖狂。不思
累世為公相。便欲孤身作帝王。強暴狂誇
傳國璽。驕奢妄說應天祥。渴思蜜水無由
得。獨卧空床吐血亡。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
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天。事不以
順。雖強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

曰失忠信。變詐妄生矣。况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僭稱。歸將安所容哉。

素術已死。姪素胤。將靈柩及妻子奔廬江來。

被徐璿

留音

盡殺之。璿得玉璽。赴許都獻曹操。

操大喜。遂封徐璿為高陵太守。此時玉璽歸

操。却說玄德知素術已喪。寫表申朝。書呈曹

操。命朱靈路昭回許都。見曹操說玄德留下

軍馬。曹公欲斬二人。荀彧曰。權歸劉備。二人

亦無柰何。操叱二人退。荀彧曰。可寫書與車

三國志卷之四十四
一四

曹就內圍之。操曰：此計有理。暗使人來見車。曹傳操鈞旨，隨即請陳登商議此事。登曰：此事極易。憑將軍神機，何慮劉備。可令軍伏於甕城邊，只作接劉備待馬到來，一刀斬之。某在城上射住後軍，大事濟矣。即差人去請玄德。陳登回家見父，言車曹奉曹公鈞命，欲害劉使君。登父陳珪曰：吾兒先報玄德。登曰：兒已定了計也。珪曰：玄德仁人也。登領命來報玄德。正迎着關張，報說如此如此。原來關張

先回。玄德在後。張飛聽得。便要去廝殺。雲長曰。他伏于襄城邊待你我。殺去必然有失。若兄知。必便不入徐州。殺車胄。我有一計。乘夜間。扮做曹公大軍到徐州。引車胄出迎。襲而殺之。飛曰。倘或不出。如之奈何。雲長曰。別作區處。部下軍原有曹公旗號。衣甲都同。當夜三更。叫城上開門。城上問是誰。衆應是曹丞相部下。張文遠的人馬。守門人報知車胄。胄急請陳登議曰。若不迎接。誠恐有疑。若出迎

之。又恐有詐。曹乃城上回言。黑夜難以分辨。平明了相見。城下應曰。只怕劉備知道。疾快開門。看看俄到五更。城外一片聲叫開門。車。曹自披掛上馬。曹生得面如紫礦。拱音手如鋼。鈎。提古定刀。引一千軍出城。跑過吊橋。軍分兩邊。車曹大呼。文遠何在。中軍關公提刀縱馬。直迎車曹。大喝匹夫。安敢懷心殺玄德也。車曹大叫。戰未數合。遮攔不住。撥馬便回。到吊橋邊。城上陳登亂箭射下。車曹遶城而走。

雲長趕來。本要活捉。手起一刀。砍于馬下。雲長用刀。割下首級來。提回望城上。呼曰。反賊車胄。吾以殺之。衆等無冤。投降免死。諸軍棄甲拋戈。拜於地上。軍民皆安。雲長將胄頭。去迎玄德。後人有詩曰。

粗豪車胄運機籌。要害仁慈劉豫州。賴得雲長施義勇。青龍刀劈亂臣頭。

雲長來見玄德。具言車胄欲害之事。今已斬首。玄德驚曰。曹公若來。如之奈何。雲長曰。我

與張飛迎之。玄德懊悔不已。遂入徐州。百姓父老。伏道而接。玄德到府。尋張飛。飛已將胄全家誅殺。玄德曰。曹公心腹之人。殺了如何肯休。若是興兵來問罪。將何以解。陳登曰。某有一計。可退曹公。其計如何。

曹公分兵拒袁紹

却說陳登曰。曹操所懼者袁紹。紹見今虎踞冀青幽并四郡。帶甲軍士有百萬。文官武將。不可勝數。可作急寫書呈。差人往冀州袁紹

處下書求救。可敵曹操。玄德曰。雖識此人。未嘗有恩。今又併了他兄弟。如何肯相助。登曰。此間有一養老官人。桓帝朝為尚書。乃康城高密人也。姓鄭名玄。此人乃與袁紹三世通家。若得此人一書。必相助耳。玄德遂同陳登親到鄭玄家。拜求書信。鄭玄欣然寫之。玄德即差孫乾往袁紹處下書。見袁紹。紹備細問徐州之事。孫乾遂一一說了一遍。呈上書。紹拆開。其書曰。

伏聞漢道凋零。奸臣強暴。外無匡扶之柱石。內無伏策之棟梁。賊臣曹操。幽帝許都。社稷傾危。生靈塗炭。惟明公世居相府。天下仰之。若大旱而望雲霓。似久滂以思天日。倘與劉玄德協力同心。共立伊尹周公之蹟。名垂青史。萬代不磨。區區之志。愿聽察焉。

紹覽畢曰。劉備滅吾兄弟。當復其讐。孫乾曰。此乃曹公之所使。不得不從耳。紹曰。吾聞玄

德世之傑士。吾當救之。遂聚文武官僚。商議興兵。遂取許昌。保駕勤王。誅滅曹操反賊。一人出班諫之。其人英傑。見識高明。鉅廩人也。姓田。名豐。字元浩。乃帳下第一箇謀士。豐曰。兵起連年。百姓疲敝。倉廩無積。賦役方殷。此國家之深憂也。宜先遣人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稱曹氏隔我王路。然後盡提兵屯黎陽。潛營河內。增益舟船。繕置器械。分遣精兵屯扎邊鄙。令彼不得安逸。三年之

中。大事可望而定也。又一謀士曰。不然。紹視其人。忠烈慷慨。相貌端莊。魏郡之人也。姓審。名配。字正南。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強暴。以伐曹賊。易如反掌。何必區區遷延日月。不取。後難圖也。又一謀士。廣平人也。姓沮。名授。出曰。蓋救亂除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兵義無敵。驕者先滅。曹操迎天子。安營許都。今舉兵南向。於義則違。且妙勝之策。不在強。

暴。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豈比公孫瓚坐
受困者。不同。今棄萬安之策。而興無名之兵。
竊為明公愍之。言未畢。謀士郭圖出曰。非也。
昔武王伐紂。名曰不義。況且軍士精練。將帥
奮勇。若不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也。天與不
取。反招其禍。此越之所霸。吳之所亡。監軍之
計。計在持牢。而非見時。知其應變也。愿主公
從鄭尚書之言。請與劉備共仗大義。勦滅曹
賊。上合天心。下順人意。明公詳之。田豐沮授

堅執不肯興兵。審配、郭圖力勸起兵。四人爭論未定。忽然許攸、荀彧二人自外而入。紹曰：許荀二人多有見識。且看二人如何主張。二人禮畢。紹曰：鄭尚書令我起兵救劉備。滅曹操。起兵是不起兵。二人素與田豐沮授不和。却與審配、郭圖最好。以目觀之。田豐沮授低頭不語。審配以目送之。二人應聲言曰：天與不取。反受其殃。若不動兵。操亦至矣。紹曰：二人所見。正合吾心。便商議起兵。

此一節可見紹有謀

無斷手下謀士互相紹令孫乾先回。我便一

面起兵。你那裏亦作準備。孫乾回報玄德。紹

令審配。逢紀。為統軍。田豐。荀諶。許攸。為謀士。

顏良。文醜。為將軍。起馬軍二萬。步軍八萬。共

精兵十萬。徐徐養力。遙望黎陽進發。却說曹

操在許都。人報劉備殺了車胄。據住徐州。結

連袁紹。今起兵前來攻許都。可作急拒敵。操

急聚謀士商議。此時北海太守孔融。陞為將

軍。見在許都隨朝。聽知袁紹兵來。亦到相府

上言曰。紹勢大。不可輕敵。不宜加兵。只可求和。操問謀士曰。和與戰孰利。荀彧曰。袁紹無用之人。何必求和。融曰。先生錯矣。吾觀袁紹。土廣民強。田豐許攸為智謀之士。審配逢紀。盡忠臣也。顏良文醜勇冠三軍。其餘沮授郭圖高覽張郃淳于瓊等輩。皆當世之名士。先生何以袁紹為無用之徒耳。荀彧笑曰。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紹兵雖多。而法不正。况有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

謀逢紀。果而無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此後必生內變。顏良。文醜。匹夫之勇。一戰而可擒也。其餘者。皆碌碌等輩。縱有百萬。何足道哉。如是。以知袁紹為無用之徒耳。孔融默然。操乃大笑曰。皆不出荀文若之所料也。遂喚前後兩營軍官聽令。差前軍劉岱。後軍王忠。同引兵五萬。詐打丞相旗號。去徐州擒劉備。操乃自引大軍二十萬。進黎陽。拒袁紹。程昱曰。只恐劉岱。王忠。不稱其使。操曰。吾豈不知非

劉備敵手。權為虛張聲勢。却分付不可輕進。待我破了紹。再勒兵來破劉備矣。劉岱。王忠。領命去了。却說曹公自引兵離許都。至黎陽。兩軍相隔八十里。各自深溝高壘。密護不戰。操亦不敢輕進。自八月。守至十月。袁紹處。原來許攸不平。審配領兵沮授。又恨紹不用其謀。遞相不和。遂不圖進取。袁紹心懷疑惑。亦不思進兵。曰。此曹公喚呂布手下降將臧霸。守把青徐。于禁。李典。屯兵河上。令曹仁總督。

操乃自引一軍回許都。却說劉岱。王忠引了五萬軍馬。離徐州一百餘里下寨。中軍將操旗號帳幔虛張。未敢進兵。只打聽河北消息。曹公差人催劉岱。王忠攻徐州。原來玄德也。不知操在何處。未敢擅動。只等河北消息。劉岱。王忠在寨中商議。岱與忠曰。丞相催併攻城。你可先取。王忠曰。丞相先差你。岱曰。我是主將。忠曰。我和你一般名爵。同引兵去。二人相推。便曰。你兩箇拈鬪。音拈着的便去。王忠

闖着先字。却分兵一半。來攻徐州。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關張擒劉岱王忠

玄德在徐州。聽知曹公軍馬到來。離城不遠。請陳登商議。玄德曰。袁本初雖有十萬軍馬。在黎陽。爭柰謀臣不和。因此不進。操又不知在何處。黎陽軍中。無操認旗。此城外却有他帳幔。未見端的。登曰。操說計百出。必以河北為重。親自監督。故不建旗號。在此設帳。中間

必無曹公。玄德曰。兩兄弟誰可探聽虛實。飛曰。小弟愿往。玄德曰。汝為人躁暴。不可去。飛曰。便是有曹操也。拏將來。玄德曰。不然。操雖漢賊。托天子明詔。征進四方。名正言順。我若與佗抗拒。便是造反。飛曰。若如此論時。只束手待他來。玄德曰。非也。如今袁本初未見相助之力。倘惡了他。盡起大兵來。我等死無門路矣。飛曰。長別人銳氣。滅自己威風。玄德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知己不知彼。一勝一負。

不知己不知彼。百戰百敗。此萬古不易之理也。吾料自己城池無糧食。且軍士皆操先領者。非操之勁敵也。所恃者。惟袁本初耳。未勝不敢妄動。雲長曰。亦不可坐守待死。弟親往觀其動靜。玄德曰。雲長若去。我却放心。於是雲長引三千人馬。出徐州來敵王忠。王忠先自怯戰。又值初冬。陰雲布合。雪花乳飄。軍馬皆冒雪布陣。雲長驟馬提刀而出。陣前與王忠答話。忠曰。丞相到此。緣何不降。雲長曰。請

丞相出陣。我自有的話說。忠曰。丞相豈和你一
般。關公大怒。縱馬向前。王忠挺鎗來迎。兩馬
相交。關公撥馬。刺斜便走。王忠趕來。轉過山
坡。關公撥馬便回。大叫一聲。舞刀直取。王忠
攔截不住。撥回馬走。關公左手倒提寶刀。便
用右手。揪住勒甲縶。拖下鞍韉。橫擔于馬上。
回歸本陣。兩軍吶喊。王忠軍走。諸軍趕上。奪
得馬百十匹。其餘奔走。關公叫休趕。綁縛王
忠。回徐州來見玄德。押在廳下。玄德問爾乃

何人。見為何職。敢詐稱曹丞相。忠曰。焉敢有詐。奉命教我虛張聲勢。以為疑兵。丞相並無在內。近在黎陽催併前來。忠實非將軍之對手。玄德教與衣服酒食。且暫監下。待捉了劉岱。一併商議。關公曰。某知兄有和解之意。故生擒來獻之。玄德曰。吾恐益德躁暴。殺了王忠。故不教去。此等人殺之無益。留之可以解和。張飛曰。二哥捉了王忠。我去生擒劉岱來。玄德曰。劉岱昔為兗州刺史。虎牢關伐董卓。

時也是一鎮諸侯。今日為前軍。不可輕敵。飛曰。量此等之輩。何足道哉。我也似二哥生擒將來便了。玄德曰。只恐你壞了他性命。悞我大事。飛曰。如殺了我。償他命。玄德遂與三千軍跟去。飛引兵前進。却說主忠被生擒。劉岱知道。堅守不出。張飛每日在寨前叫罵。岱知是張飛。越不敢出。飛守了數日。見岱不出。心生一計。教手下傳軍令。今夜二更去劫寨柵。日間却在帳中飲酒。詐推醉。尋軍士風流罪。

過痛打一頓。縛在營中。張飛曰。待我上馬。將
來祭旗。暗使左右故意寬鬆。軍士得脫。偷走
出營。迳報劉岱。飛却使人暗地裏窺視。望見
過去了。飛即分兵三路。中間使三十餘人。劫
寨放火。兩路軍却裹出寨後。看火起為號。劉
岱見降卒。身體皆損。並聽其說。遂虛割空寨。
岱却在寨外埋伏。是夜。飛自引精兵。先斷後
路。中路三十餘人。搶入寨放火。劉岱埋伏軍
入。却不見人。張飛兵二路一擊。劉岱自亂。正

不知飛兵多少。各自潰散。劉岱引一隊敗殘軍馬。奪路而走。正撞見張飛。狹路相逢。急難回避。交馬只一合。活捉劉岱。餘皆投降。使人先報入徐州。玄德聞之。與雲長曰。益德自來粗鹵。今亦用智謀。吾無憂矣。玄德親自出廓迎之。飛曰。哥哥道我躁暴。今日如何。玄德曰。不用言語。激爾。如何肯使機謀。飛大笑。玄德見縛劉岱過來。慌下馬解其縛。曰。小弟張飛。誤有冒瀆。恕罪。迎請入徐州。放出王忠。一同

管待。玄德曰。昨因車胄。欲害劉備。不容不誅。丞相錯見疑。劉備反。故遣二將軍前來問罪。備前日受丞相大恩。常思報答。恨無用命之處。安敢反朝廷耶。二將軍至許都。望用片言替備分訴。備等之幸也。劉岱王忠拜謝曰。漢苟使君不殺之恩。當於丞相處方便。以某兩家老小。保使君無反心也。玄德拜謝。次日盡還原領軍馬。送出廓。劉岱王忠行不上十餘里。一棒鼓響。張飛攔路。大喝曰。我哥哥忒無

分曉捉住賊臣。如何又放了。說得劉岱王忠
在馬上發顛。張飛睜眼挺鎗。欲要動手。背後
一人飛馬大叫。休得無禮。視之。乃雲長也。劉
岱王忠方纔放心。雲長曰。既然兄長放了。汝
又如何不遵法令。飛曰。今番放了。下次又来。
雲長曰。待他再来。殺之未遲。劉岱王忠連聲
告曰。便丞相誅我三族。也不敢来了。望將軍
寬恕。飛曰。便是操自来。殺他片甲不回。今番
我且寄下你兩顆頭。劉岱王忠抱頭鼠竄而

去。雲長益德自回。

此乃玄德之計耳。

關雲長見玄德

曰。曹操必然還來。孫乾與玄德曰。徐州受敵之地。不可久居。不若分兵屯小沛。守下邳。為犄角之勢。以防曹操。玄德用其言。令雲長守下邳。就將甘糜二夫人送下邳。甘夫人乃小沛人也。

劉禪之母。後封皇后。

糜夫人乃糜竺之妹也。糜

竺糜芳孫乾簡雍守徐州。玄德與關張屯小沛。却說劉岱王忠回見曹公。盡言劉備不反之事。操大怒。罵辱國之徒。留你何用。喝令左

右推出斬了報來。劉岱王忠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禰衡裸體罵曹操

曹公命推出斬之。忽孔融至。教留人。見曹公曰。劉岱王忠非劉備敵手。故遭彼擒之。若斬此二人。恐失將士之心。人亦謂丞相不明也。操遂教免死。黜罷爵祿。操欲自起兵伐之。孔融曰。方今隆冬盛寒。未可動兵。待來春未為晚矣。張繡劉表亦可使人招安。此二人必來。

降矣。操然其言。破劉備。且待凍消春暖。先遣
二使。招安劉表。張繡。操遣劉曄為使。往說張
繡。劉曄至襄城。先見賈詡。陳說曹公盛德。有
漢高祖之風。賈詡大喜。留劉曄於家中。次日
來見張繡。說曹公遣劉曄招安之事。正議間。
忽報袁紹有使至。命入投下書信。亦是招安
張繡。詡問使曰。近聞興兵破曹。勝負如何。使
曰。隆冬之時。權且罷兵。荊州劉表與將軍有
國士之風。故來相請耳。詡大笑曰。汝可便回。

見本初道。汝兄弟尚不能相容。何能容天下國士乎。當面扯碎書。叱退使。張繡曰。方今袁強曹弱。今毀書叱使。袁紹若至。當如之何。詡曰。不如去從曹操。繡曰。先與操有讐。何能收留乎。詡曰。若從曹操。其便有三。曹公奉天子明詔。征伐天下。其宜從。一也。袁紹雖強盛。我以少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曹公雖弱。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曹公王霸之志。必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惟願將軍無疑焉。

張繡曰。聽君之言。請劉曄相見。詎回家。請劉曄。與繡相見。曄稱曹公之德。若說舊怨。安肯使某來結好將軍乎。於是盡醉。張繡并賈詡等。往許都降曹公。繡拜於階下。操慌忙扶起。執其手曰。有小過失。勿記於心。繡再拜。操與繡盡日飲宴。封繡為揚武將軍。封賈詡為執金吾使。却說荊州使命回。說劉表懷疑不決。未肯歸順。繡曰。某作一書。可請能言快語之士。前事必諧矣。孔融曰。某家有一人。乃平原

人也。姓禰。名衡。字正平。才學極高。只是不能
容物。出語傷人。幾番欲薦於丞相處。誠恐冒
瀆。舊和劉表交游甚厚。可令此人去。操教喚
至。禮畢。操不命坐。禰衡仰面嘆曰。天地雖闊
何無一人也。操曰。吾手下有數十人。當世之
英雄也。何謂無人。衡曰。願聞一一言其才能。
操曰。荀彧。荀攸。皆機深智遠之士。雖蕭何。陳
平。不可及也。張遼。許褚。李典。樂進。勇不可當。
岑彭。馬武。不可比也。呂虔。滿寵。為從事。于禁。

徐晃為先鋒。夏侯惇天下之奇才。曹子孝世間之福將。安得無人也。衡笑曰。公言差矣。以此等人物。吾盡識之。荀彧可使弔喪問病。荀攸可使守墳看墓。張遼可使擊鼓鳴金。許褚可使牧牛放馬。樂進可使取狀讀招。李典可使傳書送檄。呂虔可使磨刀鑄劍。滿寵可使食糟飲酒于禁。可負版築墻。徐晃可屠猪殺狗。夏侯惇稱為完體將軍。曹子孝呼為要錢太守。其餘皆衣架飾囊。酒桶肉袋耳。操怒曰。

汝有何能。衡曰。天文地理之書。無一不通。三教九流之事。無所不曉。上可以致君為堯舜。下可以配德為孔顏。胸中隱治國安民之方。豈可與俗子之論乎。時止有張遼在側。掣劍欲斬之。操曰。不可。吾正少一鼓吏。早晚朝賀宴享。可令禰衡充此職。衡不推辭。應聲而去。孔融亦惶恐而退。遼曰。此等小人。出言不遜。何不殺之。操曰。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天下人言孤不能容物耳。禰衡自以

為能。故命為鼓吏以辱之。時建安五年。八月初。朝賀。操於省廳上大宴賓客。令鼓吏過鼓。舊吏曰。朝賀過鼓。必換新衣。禰衡穿舊衣而入。遂擊鼓。為漁陽三過。音節殊妙。坐而聽之。莫不慷慨。左右喝曰。何不更衣。衡當面脫下破舊衣服。裸體而立。渾身皆露。坐客掩面。衡乃徐徐着褲。顏色不改。復擊鼓三過。至今有漁陽三過自衡操叱曰。廟堂之中。何太無禮。衡曰。欺君罔上。以為無禮。吾露父母之形。以顯貞潔。

始也

衡

操叱曰。廟堂之中。何太無禮。衡曰。欺

至今有漁陽三

之人。操曰。汝為清潔之人。何為污濁。衡曰。汝不識賢愚。是眼濁也。不讀詩書。是口濁也。不納忠言。是耳濁也。不通古今。是身濁也。不容諸侯。是腹濁也。常懷篡逆。是心濁也。吾乃天下之名士。用為鼓吏。是猶陽貨害仲尼。臧倉毀孟子耳。欲成王霸之業。而如此輕人。真匹夫也。左右皆欲斬之。操笑曰。吾殺豎子。是殺鼠雀耳。令汝往荊州為使。如劉表來降。便用汝為公卿。衡曰。不往。操教備馬三匹。令二人

扶衡而去。却教手下文武整酒於東門外送路。以顯威權。荀彧曰。如禰衡來。不可起身。衡至下馬。入見衆皆端坐。衡放聲大哭。荀彧問曰。汝為何吉行而哭之。衡曰。行於无柩之中。如何不哭。衆皆曰。吾等是死屍。汝乃無頭狂鬼耳。衡曰。吾乃漢朝之臣。不作曹瞞之黨。衆欲殺之。荀彧急止之曰。丞相向者。比鼠雀之輩而不殺。吾等空污刀斧耳。衡曰。吾為鼠雀。尚有人性。汝等真螺虫耳。衆恨而散。衡至荆

州見劉表畢。雖誦德。失譏諷。表不喜。令去江下見黃祖。祖不通經典。心性甚急。有人問表曰。禰衡戲謔。主公何不殺之。表曰。禰衡數辱曹操。操不殺者。收天下之心。故令作使於我。欲借我手以殺之。以為我害賢而陷我於不義也。吾今遣去見黃祖。使操知我有見識也。蒯越蔡瑁。盡稱其善。時袁紹亦遣使至。令使下於館驛。次日問衆文武曰。袁紹又遣使至。曹操又差禰衡在此。當從何便。從事中郎將

韓嵩進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也。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乘此破敵可也。如其不然。將軍擇其善者而從之。今曹公善能用兵。賢俊多歸。其勢必先取袁紹。然後移兵向江東。恐將軍不能禦也。莫若舉荊州以附曹公。曹公必然重待將軍。此乃萬全之策也。表狐疑未決。語嵩曰。汝且去許都觀其動靜。却作商議。嵩曰。聖達節。次守節。達節者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聖人能變通故曰。達節守節者食人之祿不避其難。至死不變。故曰守節。嵩守節者也。夫

君臣各有定分。以死守之。有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將軍若能上順天子。下從曹公。使嵩可也。如持疑未定。嵩到京師。賜嵩一官。若不獲歸。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復得為將軍死也。望三思之。無以負嵩。表曰。汝且先往觀之。吾別有高論。嵩遂辭表。到許都見曹操。操拜嵩為侍中。領零陵太守。遣回荊州。說劉表。荀彧曰。韓嵩來觀動靜。未有微功。重加此職。

禰衡又無音耗。丞相遣而不問。何也。操曰。禰
衡辱吾太甚。故借劉表手殺之。何必再問也。
或服其高論。嵩回見表。稱頌朝廷盛德。勸表
遣子入侍。表大怒曰。汝懷二心也。可斬之。嵩
大叫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耶。蒯良曰。嵩
未去時。先有此言。劉表遂放之。人報黃祖。斬
了禰衡。表問其故。來人對曰。黃祖與衡二人
共飲皆醉。祖問衡曰。君在許都。有何人物。衡
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除此二人。別無

人物。祖曰。似我如何。衡曰。汝似廟中之神。雖受祭祀。恨無靈應。祖大怒曰。汝以我為泥土偶人耳。遂斬之。衡至死大罵不絕。胡曾詩曰。黃祖才非長者儔。禰衡珠碎此江頭。今來鸚鵡洲邊過。惟有無情碧水流。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為貴。抽心呈貌。非周非蔚。殊狀共雕。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姪費。

劉表聞衡死。亦嗟呀不已。因此不順曹操。

在許都。聽知禰衡受害。大笑曰。舌劍反自誅矣。便欲興兵問罪於劉表。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曹孟德三勘吉平

操欲便興兵。荀彧諫曰。袁紹未平。劉備未滅。而欲領兵江漢。是猶捨心腹而顧手足耶。可先滅袁紹。後滅劉備。江漢可一掃而平矣。操從之。且說董承自從玄德去後。日夜與王子服等商議。無計所施。自元旦朝賀處。見曹操

傲慢公卿。因此感病回家。一卧不起。帝知國
舅染病。命隨朝太醫前去醫治。此人乃洛陽
人也。姓吉。名太。字稱平。人皆呼為吉平。亦當
時之名醫。平來到董承宅上。用藥調治。數日
漸可。平旦夕不離。常見董承長吁短嗟。不敢
擅問。時值元宵。吉平辭去。承留住。二人共飲。
飲至數十杯。承覺困倦。就和衣而睡。忽報王
子服等四人至。承出接入。服曰。大事諧矣。承
曰。愿聞其說。服曰。劉表結連袁紹。起兵五十

萬從北殺來。馬騰結連韓遂。起兵二十萬。從西涼殺來。見今曹公盡起許昌軍馬。分頭迎敵。城中空虛。何不起五家僮僕。可得千餘人。乘今日府中大宴慶賀元宵。不可失此機會。將府圍住。突入殺之。萬民亦相助矣。承曰。愿從君言。隨即傳令。喚家奴各人收拾戰器。承亦自披掛。綽鎗上馬。約定都在內門前相會。同時進兵。夜至二鼓。衆兵皆至。董承手提寶劍。從步直入。見操設宴後堂飲酒。承大叫操。

賊休走。一劍剝去。隨手而倒。霎然覺來。乃是南柯一夢。口中猶罵操賊不止。一人向前叫曰。汝欲害曹公乎。承開目視之。乃吉平也。承驚。惵不能答。吉平曰。國舅休慌。某雖出於曹公之門。心中未嘗忘漢。某終日見國舅嗟呀不已。不敢動問。却纔夢中之言。以見真情。幸無藏匿。倘有用某之處。雖滅九族。亦無後悔。承掩面而哭曰。只恐使汝來試我。吾不敢盡情告之。平遂咬下一指。以為盟誓。承方驚。取

出衣帶詔。令平視之。備細說了。今謀望不成者。乃劉玄德馬騰各自去了。無計可施。因此感而成疾。平日亦不消諸公用心。操賊一命。只在某手裏。早晚必取之。承問其故。平曰。操賊常患頭風。痛入腦髓。纔一舉發。便召某醫治。如早晚有召。只用一服毒藥。必然死矣。何用動刀兵乎。承曰。若得如此。力救漢家社稷者。皆君也。吉平辭而歸之。承心中暗喜。忽然步入後堂。見家奴秦慶童。共侍妾雲英。在於

暗處私語。承大怒。喚左右捉下。欲殺之。夫人勸免其死。各人杖脊四十。將慶童鎖於冷房內。慶童恨承。夤夜將鐵鎖扭斷。跳牆而出。逢入曹操府中。告有機密。操喚入靜室問之。慶童曰。王子服。吳子蘭。種輯。吳碩。馬騰。劉備。六人商議。必然謀害丞相。承將出白絹一方畫字。不知寫道甚的。近日吉平咬指為誓。我也曾見。曹操留秦慶童於府中藏之。董承將謂逃亡他方去了。次日曹公詐患頭風。召吉平

用藥。平自思曰。此賊命合休矣。暗藏毒藥入府。操卧於牀榻之上。令平下藥。平曰。此病可一服即愈。教取銀鈔。當面煎之。藥已半乾。平使上毒藥。親自送上。操知有毒。故遲慢不服。平曰。乘熱服之。少汗即可。操起曰。汝既讀詩書。必知禮義。平曰。安得不知。操曰。汝知君有疾而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而飲藥。子先嘗之。汝為心腹之人。何不先嘗。汝若不嘗。必然有毒。平知事泄。縱步向前。扯操而灌之。推塞

於堦磚皆迸裂。操未及言。左右將平執下。操笑曰。吾豈有疾。試汝果有此心否。遂喚二十個精壯獄卒。執平來後園拷問。操坐於亭上。將平縛倒而問之。吉平面不改容。畧無慙怯。操笑曰。量汝是箇醫人。托身於吾門牆。安敢下毒害我。必是有人唆使你来。你說出那人。吾便饒你。平叱之曰。汝乃欺君罔上之賊。天下誰不欲殺汝。豈獨我乎。操再三磨問。平怒曰。吾欲殺汝。故托身於汝門下。安有人使我。

今事不成。惟死而已。操怒。教獄卒痛打。平亦不叫。打到兩箇時辰。皮開肉綻。血流滿階。操恐打死。無可對證。令獄卒揪去靜處。權且將息。傳令次日請大臣等赴宴。惟董承托病不來。王子服等皆恐生疑。俱至。操於後堂設宴。酒行數巡。操曰。越中無可為樂。權於衆官醒酒。教二十箇獄卒與吾牽來。衆官只見一具沉枷。枷吉平於階下。操曰。衆官不知此人。結連惡黨。欲反背朝廷。謀害曹某。今日天敗。請

聽口詞。操教先打一頓。昏絕於地。喚水噴面。吉平睜目切齒而罵曰。操賊不殺我。更待何時。操曰。據此情。非汝所為。可速指出。吾免你罪。平曰。汝情過王莽。佞勝董卓。天下人民皆欲爭啖汝。何止吉平一人乎。操怒曰。先有七人。和你共八人耶。平只是大罵。王子服等。面相覷。如坐針氈。操教一面痛打。一面水噴。平並無求饒之意。操見不招。且教牽去。操起出外。使人回報曰。衆官且散。留王子服。吳子

蘭種輯吳碩四人夜宴四人魂不附體衆已散去操再回請四人入操曰本不相留爭柰有事相問四人下堦操曰汝四人不知與董承商議何事子服曰無非只是人情禮樂而已操曰絹中寫着何事子服等皆諱操教喚出慶童對證子服曰汝於何處見來慶童曰你回避了衆人在一處畫字如何賴得子服曰此賊與國舅侍妾通姦被責誣主不足聽也操曰吉平下毒非董承所使為誰子服等

皆言不知。操曰：「今晚自首，尚猶可恕。若待事發，其實難容。」子服等皆言並無此事。操怒，叱左右監下。操次日領千餘人，迺投董承家來探病。承只得出迎。操曰：「緣何夜來不赴宴？」承曰：「微疾未痊，安敢輕出。」操曰：「此是憂國家病耳。」承愕然。操坐定曰：「國舅近知吉平乎？」承曰：「不知。」操冷笑曰：「國舅如何不知？喚左右牽來。」與國舅起病。承舉措無地。須臾三十獄卒，推至階下。此三勸吉平，未知如何。

曹操勒死董貴妃

吉平於堦下大罵曰。欺君逆賊。操指曰。此人曾攀下王子服等四人矣。吾已拏獲了。下廷尉。尚有一人。未曾捉獲。承不敢問。操問吉平曰。誰使汝藥吾來。平曰。有。操曰。吾今便於此處放了你。平曰。天使我來殺逆賊。操怒。教打。身上無容刑之處。承在座觀之。心如刀切。操又問平曰。你原有十指。今如何只有九指。平曰。臂以為誓。誓殺國賊。操教取截刀來。就堦

下截去九指。操曰。一發截了。教你為誓。平曰。尚有口。可以吞賊。有舌。可以斬賊。操令割其舌。平曰。勿割吾舌。今熬不過了。只得從實告之。操曰。如此。亦留你殘疾之軀。平曰。汝釋吾縛。吾自捉同謀之人獻出。操曰。釋之何碍。平欠身望闕拜曰。臣不能與國家除此賊。乃天數也。拜畢撞堦而死。操命分其肢體。號令。昔建安五年正月也。史官有詩曰。

奮然興義膽。應不為功名。臂指圖曹賊。捐

身救董承。有謀親進藥。豈想獨遭刑。至死
心如鐵。誰人似吉平。

操見吉平已死。教左右牽過秦慶童至面前。
操曰。國舅認得此人否。承怒欲殺。操曰。不可。
他首告謀反。今來對證。何敢如此。承曰。丞相
何故聽逃奴一面之言。以誣董承耶。操曰。王
子服等。吾已擒下。皆招證明白。汝尚抗拒乎。
承曰。丞相何以言相逼也。操喚左右掣下。即
差二十人。去董承卧房內搜尋。不多時。搜出

衣帶詔。并義狀。操看了笑曰。鼠賊安敢如此。全家良賤。盡皆監下。休教走透一箇。操回府。聚衆謀士。操出詔令荀彧看。彧曰。明公今欲何如。操曰。據此情理。正合誅其君。而吊其民。擇有德者而立之。彧曰。主公威鎮四海。號令天下者。蓋有漢家苗裔故也。征討有名。賞罰有制。古往今來。以絕議論。操曰。欲將董承等四家誅之。必欲得正惡。以示衆。彧曰。丞相之意若何。操曰。不誣之人。豈得誅族乎。彧與操

曰。事已至此。釋之恐難。操意遂決。連夜收王子服等。老小入官。明正反逆之罪。次日押送各門處斬。良賤死者七百餘人。城中官民無不下淚。操隨即帶劍入官。來殺董貴妃。妃乃董承親女。帝幸之。有五月身孕。當日帝在後宮。正與伏皇后論董承之事。並無音耗。不知如何。忽見曹操帶劍而入。帝驚得魂魄離體。操曰。董賊如此謀反。陛下知否。帝曰。董卓已誅了。操曰。不是董卓。是董承。帝乃戰慄曰。朕

不知操曰。忘了破指脩詔。帝不能答。操令武士去擒董貴妃。操曰。一人造反。九族皆誅。怒喝牽去斬之。帝告之曰。董妃五箇月孕。望丞相見憐。操叱之曰。若非天敗。吾已滅門矣。尚留此女。為吾後患。帝又曰。貶於冷宮。待分娩了。殺之未遲。操曰。汝欲留此逆種。與母報讐。帝泣告曰。乞全屍而死。勿令彰露。操教取白練於面前。帝曰。卿於九泉之下。勿怨朕躬。言訖。淚下如雨。操怒曰。猶作兒女之嬌態。連令

武士推出。勒死於宮門外。操隨喚監官。囑曰。但有外戚內族。不曾稟奉於吾。輒入宮門者。腰斬之。守禦不嚴者。罪同。曾與董承來往者。黜退。重者。類入逆黨論。似此不可勝數。皆被其害。自此許都內外小大官員人等。莫敢交頭接耳。曹公攢心腹人三千。充御林軍。令曹洪總領之。操與荀彧曰。今戮董承等千餘人。去吾心腹大患。尚有馬騰劉備。亦在此數內。不可不誅。或曰。馬騰見屯兵於西涼。未可輕

取。但以書慰勞。勿使生疑焉。徐徐誘入京師。
圖之可也。劉備見在徐州。分布犄角之勢。亦
不可輕敵。操曰。何為未可也。或曰。與明公爭
天下者。袁紹也。今紹屯兵官渡。常有圖許都
之心。一旦若東征劉備。備必求救於袁紹。若
紹乘虛而襲。何以當之。操曰。非也。彼劉備乃
人傑人也。若不擊之。待其羽翼養成。急難動
搖。必為後患。袁紹雖有大志。事多懷疑不決。
必不動也。何必憂乎。或曰。紹雖不才。田豐沮

投審配郭圖許攸逢紀之輩。皆有奇謀遠見。倘紹信之。為禍不輕矣。操猶豫未決。忽見郭嘉自外而入。操問曰。吾欲東征劉備。爭奈有袁紹之憂。未敢動也。嘉曰。紹性寬多疑。遲慢未決。手下謀士。各相妬忌。何必憂乎。劉備目今新整軍兵。衆心未服。丞相引精兵一戰。而可定也。操大喜曰。此機正合吾意。遂起大軍二十萬。東征劉備。勝負畢竟如何。

玄德匹馬奔冀州

却說曹公分兵五路來取徐州。細作探知報入徐州。孫乾迳來下邳先報關公。次日去小沛報知玄德。玄德慌與孫乾等商議。乾曰：「必須求救於袁紹。方可解圍。」玄德即時脩書。便遣孫乾。乾至河北。見田豐。具言此事。豐曰：「明日見主公。即當商議。」次日引孫乾入見紹。紹出。形容憔悴。衣冠不整。豐曰：「今日主公何故如此？」紹曰：「我將死矣。」豐曰：「主公縱橫天下。何故出此言也？」紹曰：「吾今命在旦夕。豈暇論佗。」

事也。豐曰：主公如此之言，是何意故？紹曰：吾生五子，惟最小者極快吾意。今患疥瘡，將欲垂命，吾有何心用兵乎？豐曰：目今操起兵東征，許昌空虛，若將義兵乘虛而入，上可以保天子，下可以萬民除害也。誠國家之萬幸。諺語云：天與勿取，反招其咎。某願明公詳察焉。紹曰：吾亦知如此。最好爭取，柰我心中恍惚，去之不利。豐曰：何恍惚之有？紹曰：五子之中，惟有此子生得最異，倘有疎虞，悔之晚矣。紹

與孫乾曰。汝回見玄德。可言此事。但不如意。便來相投。吾自有相助之處。田豐以杖擊地曰。可惜錯過。又嘆曰。遭此難遇之時。惟有嬰兒之病。失此機會。大事去矣。可痛惜哉。以脚頓地而去。孫乾見紹不肯起兵。連夜回小沛。見玄德。具言此事。玄德乃笑曰。似此若何。張飛曰。兄弟獻一妙計。必破曹兵。曹兵若來。必然困乏。不等他來。下住寨。先去劫寨。玄德曰。素以汝為一勇夫。前者捉劉岱。果有此妙策。

今獻此計。吾弟亦按兵法甚好甚好。操若遠來。必用此計。當晚去。却劫寨。商議已定。却說曹公引大軍往小沛來。正行之間。狂風驟至。曹公馬前忽一聲響亮。大風吹折牙旗一面。操曰。作恠。便教軍馬且住。喚謀士問吉凶。操已自有主張了。只看謀士所見同與不同。操言風吹折牙旗之兆。荀彧曰。風自何方來。吹折甚顏色旗。操曰。風自東南方來。吹折角上牙旗杆。單旗為角。雙旗為門。旗乃青紅二色。彧曰。不主

別事。今夜劉備必來劫寨。操點頭。忽毛玠入見曰。適纔東南方牙旗。被風吹折。今夜必主有人劫寨。操曰。天報應。吾當亦自防之。當時分兵九隊。只留一隊向前。虛劄營寨。餘衆四面八方埋伏。是夜月色微明。玄德在左。張飛在右。分兵兩隊。只留孫乾守小沛。且說張飛自以為神妙之計。領輕騎在前。突入操寨。但見零零落落。無多人馬。一聲鉦響。四邊火光。大明。喊聲一舉。張飛知是中計。急出寨外。正

東張遼殺來。正西許褚殺來。正南于禁殺來。正北李典殺來。東南徐晃殺來。西南樂進殺來。東北夏侯惇殺來。西北夏侯淵殺來。八路軍馬團團圍定。飛在垓心。左衝右突。前遮後當。張飛軍兵。原來舊是曹公管的。盡皆過去了。飛見軍去了大半。飛在忙中。正逢徐晃兩馬相交。戰到十餘合。後面樂進趕到。張飛殺條血路。突圍而走。只有十數騎跟定。欲還小沛。大軍截住去路。徐州下邳。却被曹公自引。

精兵當住。飛尋思無路。望崆峒山而走。却說
玄德引兵正去劫寨。將近寨門。喊聲大震。後
面衝一軍。先截了一半人馬。夏侯惇又到。玄
德突圍而出。後面夏侯淵趕來。玄德回顧。止
有三十餘騎。跟隨。望見小沛城中火起。玄德
棄小沛。欲往徐州。隔河望見軍馬。漫山寨野。
玄德自思。無路可歸。想袁紹有言。倘不如意。
可來相投。今投袁紹。暫且依棲。別作良圖。遂
尋青州路而走。正逢樂進攔住。玄德匹馬落

荒正北而走。樂進趕來。玄德從騎去了。只說
玄德匹馬投青州。一日行三百餘里。當晚到
青州城下。叫門。門吏問姓名了。來報刺史。刺
史乃袁紹之長子袁譚。譚素敬玄德。聞知匹
馬到來。速即開門出迎。至公廨。問其故。玄德
說曹公勢不可當。故棄城及妻子。逃命至此。
袁譚乃再拜。留于館中住劄。發書報父袁紹。
紹知徐州已失。玄德在青州。遂引兵五萬來
迎接玄德。袁譚將本州人馬。送至平原界。袁

紹離鄴郡三十里。來接玄德。玄德拜伏於地。紹慌答之曰。昨為小兒抱患。有失救援。其心怏怏不安。今幸得相見。大慰平生渴望之思。玄德答曰。孤窮劉備。父欲投門下。柰何機緣未遇。今為曹操所攻。妻子俱陷。想將軍容納四方之士。故不避羞慙。敬來相投。望乞收錄。誓當補報。紹大喜。父子相敬甚厚。同居冀州。且說曹公當夜搶了小沛。隨即進兵攻徐州。糜竺簡雍守把不住。只得棄了。陳登獻了徐

州。操軍馬入城。安民已了。喚衆謀士。商議取
下邳。荀彧曰。雲長并劉備老小。死據此城。務
在速取。如若遲慢。恐被袁紹所竊耳。操曰。當
用何計。可取下邳。彧曰。丞相坐鎮徐州。撥一
軍馬誘之。若關公出戰。即分投襲之。若城一
陷。關公必擒矣。操曰。吾素愛關公人才武藝
勇冠三軍。吾欲得之。以爲己用。郭嘉曰。吾聞
關公義氣深厚。必不肯降。若使人說之。恐被
其害。先以兵圍之。若事危急。彼必降矣。帳下

一人出曰。我與關公有一面舊交。某親往下
邳說之。使降若何。衆視之。乃張遼也。程昱曰。
文遠雖與雲長有舊。吾看此人。非可以言詞
說也。某有一計。使此人進退無門。則用文遠
說之。關公自然歸於丞相也。必用何計以降
之。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張遼義說關雲長

劉玄德兵敗小沛。匹馬奔冀州。投袁紹。張飛
引數十騎。往岷山去了。孫乾簡雍糜竺糜

芳各自逃難。獨有關雲長。保甘糜二夫人守
下邳。曹操在徐州責陳珪曰。今爾辯無事。怨
你父子殺車胄之罪。珪力辯無事。商量取下
邳。程昱獻計曰。雲長有萬人之敵。更與玄德
義氣深重。非智謀不可取之。見今舊兵皆已
投降。於內亦有劉備新招徐州等處之人。可
暗地差遣一心腹。只作逃回的。入下邳去見
關公。種禍於城內。却引關公出戰。詐敗佯輸。
誘入他處。却以精兵截其歸路。然後或擒或

說可也。操聽其謀。選揀兵士十餘人。令引誘徐州降兵數十。偷出營寨。迺投下邳降關公。公遂以為心腹。留而不疑。次日夏侯惇為先鋒。領兵五千。迺來下邳搦關公戰。公不出。惇即使人於城下辱罵。公大怒。引三千人馬出迎。與夏侯惇交戰。公與惇約戰十數合。撥回馬走。公怒趕來。惇且戰且走。公約趕二十里。忽然省過。提兵便回。左手下徐晃。右手下許褚。兩隊軍出。公衝開路走。兩邊伏路軍。排下

硬弩百張。箭如飛蝗。公當先。許褚在中央。踏弩機百對。箭發如雨。於是關公不得過去。勒兵再回。徐晃許褚接住。又戰。公殺退二人。引山。公引兵占住山頭。權且少歇。看見曹兵緊急密密。擺作長蛇陣。團團圍定土山。公遙望見城中。火光冲天而起。却是那詐降兵卒。舉火為號。操自提大軍。殺入下邳。但教舉火以惑關公之心。城中軍民皆不肯驚動。關公見

下邳火起。心內驚惶。連夜衝下幾處。皆被亂箭射回。人馬盡皆傷折。公復回土山。捱到天曉。再欲整頓下山衝突。忽見一人。跑馬上山來。公視之。乃張遼也。公迎之言曰。文遠欲來赴敵耶。遼曰。非也。想故人舊日之情。特來相告。遂棄刀馬。與公入中軍說話。二人坐於山頂。公曰。文遠莫非欲說關某也。遼曰。不然。某想下邳城當日。兄救弟。今日安得弟不救兄也。公曰。文遠將欲助我耶。遼曰。亦非也。公曰。

既不助我。來此何幹。遼曰。玄德不知存亡。益德未知生死。衆已失散。昨夜曹公已破下邳。城中軍民。盡皆無傷害。玄德家眷。丞相差人護之。驚擾者斬。如此相待。弟特來告兄。公大怒曰。此言特說我也。吾今雖處絕地。視死如歸。汝即速去。吾當下山迎戰。張遼大笑曰。兄出此言。豈不為萬世之耻笑乎。公曰。吾仗忠義而死。安得為萬世耻笑。遼曰。兄今盡死。其罪有三。豈不為萬世耻笑乎。公曰。汝且說我

那三罪。遼曰。當初劉使君與兄結義之時。誓
同生死。近使君敗於小沛。當戮力同心。死戰
沙場。其名萬古不朽。不合逃遁而去。脚到之
處。誰不相容。兄今欲死於此地。倘使君復出。
專望於兄。兄豈不是負却孤主。而背當年之
誓乎。誤主喪身。誠為不美。其罪一也。昔者劉
使君以家眷重托於兄。以為萬全之計。兄今
戰死。二夫人無所依托。若能守節。一死無疑。
若不守節。又屬他人。此是兄負却使君倚托。

之重。實為不義。其罪二也。兄武藝超羣。更無深通經史。不思期共使君。匡扶漢室。拯救生靈。徒欲赴湯蹈火。以成匹夫之勇。上負祖宗。下辱其主。安為義。其罪三也。兄有此三罪。弟不得不告之。公沉吟曰。汝說我有三罪。欲我何如。遼曰。今四面皆曹公之兵。兄若不降。必用一死。不若且降曹公。却打聽使君音信。如知何處。却往投之。一者可以保二夫人。二者可以全其義。三者可以保其身。有此三便。兄

宜詳之。公曰。汝言雖善。吾有三事。若曹公能從我。即當解甲。如其不允。吾寧受三罪而死。遼曰。丞相寬洪大量。何所不容。願聞三事。公曰。一者。吾與劉皇叔同設誓時。共扶漢室。吾今只降漢帝。不降曹公。凡有殺戮。不稟丞相。二者。二嫂嫂處。請給皇叔俸祿養贍。一應上下人等。皆不許到門。三者。但知劉皇叔去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三者缺一。斷然不肯降。望文遠賢弟。急急回報。張遼隨即上馬。

來見曹操。先說降漢不降曹之事。操笑曰。吾為漢之元勳。漢即吾也。此可從之。遼又言二夫人。欲請皇叔俸給。并上下人等。不許到門。操曰。吾於皇叔俸內。加倍與之。其餘是他家法。何必疑焉。遼曰。但知玄德音信。雖遠必去尋之。操擺首曰。此事却難從之。吾養關公何用。遼曰。豈不聞豫讓衆人國士之論乎。劉玄德待雲長。不過恩厚耳。丞相更施厚恩。以結其心。何憂雲長之不住也。操曰。文遠之言。當

也。吾願從此三事。張遼再往山上。回報雲長。
雲長曰。雖然如此。暫請丞相退軍。容我入城。
見嫂嫂告之。即來降也。張遼再回見曹操。說
了。操即傳令。教城裏城外軍馬。盡退三十里。
荀彧曰。不可。恐關公有變。操曰。吾知雲長忠
義之士也。必不失信。遂引軍退。關公引敗兵
入下邳。見人民安妥不動。迨到府中。來見二
夫人。甘糜二夫人。聽的關公到來。急出迎之。
公乃痛哭。拜於地上。二夫人曰。皇叔今在何

處。公曰。不知去向。二夫人曰。二叔因何痛哭如此。公曰。關某出城死戰。被困於土山。兵微將寡。張遼招安。某以此事說知。曹操應允。放某入城。不曾得嫂嫂言語。未敢擅便。某思兄顏。見嫂嫂故垂血淚。甘夫人曰。昨日曹將軍入城。我等皆以為死。誰想毫髮不動。一軍不敢入門。叔叔既以領諾。何必問乎。只恐久後曹丞相不容去尋皇叔。公曰。嫂嫂放心。關某身在。必當見主。曹公出語為令。若有反悔。誰

人服焉。甘糜二夫人曰。叔叔自家裁處。凡事不必問俺女流。關公辭而退。遂引數十騎來降操。操使將帥遠接。謀士來迎。操自出轅門相接。關公下馬。入拜曹操。操乃答禮。公曰。敗兵之將。深荷丞相不殺之恩。安敢受答拜之禮。操曰。吾素知雲長忠義之士。安肯加害。操乃漢相。公乃漢臣。雖名爵不等。敬公之德耳。關公曰。文遠代稟三事。望丞相仁慈。操曰。某出語為令。欲感四海。取信於天下。安肯自廢。

關公曰。吾主若在。關某雖赴諸水火。必往尋之。此時恐不及。辭。伏為憐憫。操曰。玄德若在。必從公去。但恐亂軍中無矣。公且寬心。尚容緝聽。雲長拜謝。操設宴管待關公。次日班師還許昌。量撥軍馬先起。雲長收拾車仗。請二嫂嫂上車。親自引軍護送而行。操使人供送用物飲食。已到許昌。軍馬各還營寨。操撥一府。另與雲長居住。雲長分一宅為兩院。內門外撥老軍十人以守之。關公自居外宅。操引

關公朝漢獻帝。帝命操加官。操封關公為偏將軍。公謝恩歸宅。操次日設大宴。會眾謀臣武士。以客禮待關公。延之於上坐。比及送回。以備綾錦百匹。金銀器皿俱全。關公都送與二嫂嫂。關公自到許昌。操待之甚厚。三日小宴。五日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及美女十人。以侍之。雲長不能推托。將所賜美女。盡送入內門。令服侍二嫂嫂。金銀器皿。既足等件。遂逐一抄寫明白歸庫。公三日一次。於

內門外躬身施禮。動問二嫂嫂安樂否。二夫人回問皇叔之事畢。叔叔自便。關公方敢退回。操知此事。愈加重待關公。公未嘗喜。一日操見雲長所穿綠錦戰袍已舊。操度其身品取異錦做戰袍一領賜之。雲長受之。穿於衣底。上用舊袍罩之。操笑曰。雲長何故如此之儉。公曰。某非儉也。操曰。吾為漢相。豈無一錦袍與雲長。何以舊袍蔽之。不亦儉乎。公曰。舊袍乃劉皇叔所賜。常穿上如見兄顏。豈敢以

丞相之新賜。而忘兄之舊賜乎。故穿於上。操嘆曰。真義士也。雖然。操口稱其義。心中不悅。雲長回府。次日忽報。內院二夫人。哭倒地上。不知為何。請將軍速入。雲長急整衣。跪於門外。拜請二嫂。嫂。甘糜二夫人。哭出。請雲長起。來。畢竟如何。

雲長策馬刺顏良

公曰。二嫂嫂為何悲泣。甘夫人曰。我夜夢皇叔。身陷於土坑之內。覺與糜氏論之。想在九

泉之下矣。關公曰。夢境之事。不可憑信。此是嫂嫂心想之故也。請勿憂慮。公再三寬釋。正值曹操請公赴宴。公辭二夫人來見操。操見公有淚容。乃問其故。公曰。二嫂思兄日久。痛哭。不由某心不悲也。操笑而寬解之。頻以酒勸。公酒後。自綽其髯而言曰。生不能報國家。而背其兄。徒為人也。操問曰。雲長髯有數乎。公曰。約數百根。每秋月約退三五根。冬月多以皂紗裹之。恐其斷也。如接見賓客。則旋解。

之。操取紗錦二疋作囊。賜關公包髯。次日早朝見帝。帝見關公。一紗錦袋。垂於胸次。帝問之。關公奏曰。臣髯頗長。丞相賜囊貯之。帝令當殿披拂。過於其腹。帝曰。真美髯公也。因此朝廷呼為美髯公也。操見關公。但得所賜。未嘗歡喜。忽一日。操請公宴。臨散送公出府。見公馬瘦。操曰。公馬因何瘦。公答曰。賤軀頗重。馬不能乘。自此常瘦。操令左右備一匹馬來。須臾使關西漢牽至。身如火炭。眼似鑿鈴。操

指曰。公識此馬否。公曰。莫非呂布所騎赤兔馬乎。操曰。然。吾未嘗敢騎。非公不能乘。連鞍奉之。關公拜謝。操怒曰。吾累賜美女金帛。未嘗下拜。今吾賜馬。喜而再拜。何賤人而貴畜耶。公曰。吾知此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長下落。雖有千里。可一日而見面也。操愕然而悔。關公辭去。操喚張遼曰。吾待雲長不薄。常懷去心。何也。遼曰。容某探其情。即當回報。張遼次日往見關公。因共話間。遼曰。某薦

兄在丞相處。不曾落後乎。公曰。感激丞相。待我甚厚。只是吾身在此。心在兄處。遼曰。兄言差矣。凡大丈夫處世。不分輕重。非丈夫也。吾思玄德待兄。未必過於丞相。兄只懷去念。何故也。公曰。吾足知曹公待我甚厚。柰吾受劉將軍恩厚。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此。必立效以報曹公。然後方去。遼曰。倘玄德棄世。公何所歸乎。公曰。願從於地下耳。遼知公終不可留。乃告退。遼自思曰。若以實告曹公。

恐傷雲長性命。若不實告。又恐非事君之道。喟然嘆曰。曹公。君父也。雲長。弟兄也。以兄弟之情。而瞞君父。此不忠也。寧居不義。不可不忠。遂入室。以實告操曰。雲長欲與劉備生死同處。必不留也。操嘆曰。事主不忘其本。此天下之義士也。此人何時可去。遼曰。彼言必欲立功。以報丞相。方去。操又嘆曰。仁者之人也。荀彧曰。若不教雲長立功。未必便去。操曰。然。且不言雲長事。却說玄德在袁紹處。旦夕煩

惱。紹曰。玄德何故常有憂也。玄德曰。二弟不知音信。妻小陷於曹賊。上不能報國。下不能保家。安得不憂也。紹曰。吾欲進兵赴許都。又矣。方今春暖。正好興兵。便商議破曹之策。田豐諫曰。曹操既破徐州。則許都非空虛也。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然後揀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

其右。使敵疲于奔命。民不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矣。紹曰。且容我思之。紹問玄德曰。田豐勸我固守。何如。玄德曰。弄筆書生。不樂征伐。坐度朝夕。以受俸祿。使將軍失其大義於天下也。紹曰。玄德言者甚善。遂只顧點兵。田豐又入強諫。紹怒曰。汝等弄文輕武。使我失其大義。田豐頓首曰。若不聽某良言。出師必不利也。紹大怒。欲

斬之。玄德力勸。乃囚於獄中。紹移檄州郡。數
操罪惡。各請相助。沮授見田豐下獄。乃會其
宗族。盡散家財與之。言曰。吾隨軍而去。勢存
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一身不保也。哀哉。衆皆
下淚送之。紹遣大將顏良作先鋒。進攻白馬。
白馬者今屬華州沮授諫曰。顏良生性促狹。雖驍勇。
不可獨任。紹曰。吾之上將。非汝等可料也。大
軍進行。奔黎陽。東郡太守劉延慌告急。許昌。
曹操急收拾起行。關公知白馬告急。欲自往。

遂入相府。見曹公曰。聞丞相兵動。某願為前部。立功以報之。操曰。未敢煩將軍遠勞。早晚却來相請也。公自退。操引兵十五萬。分三隊而行。於是劉延。連絡不絕。告急。操先提五萬軍馬。親臨白馬。靠土山扎住。遙望山前。平川曠野之地。顏良前部精兵十萬。排成陣勢。操見駭然。未交戰。紹首將出馬。操回顧。與呂布舊將宋憲曰。吾聞汝乃呂布之猛將。何不戰顏良。宋憲欣然領諾。綽鎗上馬。直出陣前。顏

良橫刀立馬。貌若靈官。立於門旗下。宋憲遂
來取良。良大喝一聲。從馬來迎。戰不三合。手
起刀落。斬宋憲於陣前。曹操大驚曰。真勇將
也。魏續曰。殺吾同伴。願去報讐。操許之。續上
馬持矛。迳出陣前。大罵顏良。吾今殺汝。良更
不答話。交馬一合。照頭一刀。劈魏續於馬下。
操曰。誰敢當之。徐晃願出。操令急迎之。徐晃
出馬。與良戰二十合。敗回本陣。諸將慄然。操
收軍。良亦引軍退去。操見連折二將。心中憂

問程昱曰。吾舉一人。可敵顏良。操問是誰。昱曰。非關公不可。操曰。吾恐他立了功便去。昱曰。丞相又愛之。又疑之。何不取來。兩強相併。如勝則重用。如敗則決疑。操曰。善。遂差人去請關公。公聞知來請。大喜。遂辭二夫人。夫人曰。叔今此去。可打聽皇叔消息。公曰。專為此耳。急急要去。公上赤兔馬。手提青龍刀。引從者數箇。直至白馬。來見操。操請公坐定。敘說顏良勇誅二將。連日諸將敗者極多。勇不可

當特請雲長商議。公曰。容某觀其動靜。操置酒相待。忽報顏良搦戰。操引關公上土山觀之。操與公坐。諸將環立。曹操指山下顏良排的陣勢。四方八面旗幟刀鎗森布。有威。乃與關公曰。河北人馬如此雄哉。公答曰。吾觀之若土雞瓦犬耳。不能鳴吠皆無用之物也操又指曰。將帥布列旌旗節鉞。人如猛虎。馬似毒龍。其勢壯哉。公答曰。猶金弓玉矢耳。不能弛張射發亦無用之物也操又指曰。麾蓋之下。持刀立馬者。乃顏良也。關

公舉目看之。見其人繡袍金甲。相貌威嚴。公

謂操曰。吾觀顏良。如插標賣首耳。

如插草標賣其頭也。

操曰。非可輕視。關公起身曰。某雖不才。願去

萬軍中。取首級來獻丞相。張遼曰。軍中無戲

言。雲長不可忽也。快牽馬來。公奮然上馬。倒

提青龍刀。跑下土山。將盔取下。放於鞍前。鳳

目圓睜。蚕眉直豎。來到陣前。河北軍見了。如

波開浪裂。分作兩邊。放開一條大路。公飛奔

前來。顏良正在麾蓋下。見關公到來。恰欲問

之馬已至近。雲長手起。一刀斬顏良於馬下。中軍衆將。心膽皆碎。拋旗棄鼓而走。雲長忽地下馬。割了顏良頭。拴於馬項之下。飛身上馬。提刀出陣。似入無人之境。河北兵將。未嘗見此神威。誰敢近前。良兵自亂。曹軍一擊。死者不可勝數。馬匹器械。搶到極多。關公縱馬上山。衆將盡皆稱贊。公獻首級於曹操面前。

原來顏良。字雲長也。身長九尺五寸。鬚長一尺八寸。面如重棗。丹鳳眼。卧蚕眉。穿綠錦戰袍。騎黃驃馬。使青龍大刀。必在曹操處。如見

他可教急來因此顏良見關公來只到是他來投奔故不準備迎敵被關公斬於馬下

操曰。將軍神威也。關公曰。某何足道哉。吾弟燕人張益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頭。如探囊取物。操大驚。回顧左右曰。今後如遇燕人張益德。不可輕敵。令寫於衣袍襟底以記之。史官故書刺字者。就裏包含多少。有刺顏良詩為證。前三首。贊關公刺顏良。後一首。專道關公薦張飛英勇。詩曰

望蓋揮鞭騎若風。將軍飛入萬軍中。馬奔

赤兔翻紅霧。刀偃青龍起。白雲。虎豹墮牙
山島靜。鳳凰墜羽。樹林空。應觀史記英雄
將。誰似雲長白馬功。又詩曰

白馬當年事困危。將軍立效幹功時。斬頭
出陣來無阻。策馬提刀去莫追。壯志威風
千古在。英雄氣槩萬夫奇。堂堂廟貌人瞻
仰。忠勇惟君更有誰。又詩曰

千萬雄兵莫敢當。單刀匹馬刺顏良。只因
玄德臨行語。致使英雄束手亡。又詩曰

來往軍中膽氣高。平欺許褚勝張遼。又誇
益德真勇猛。致使當陽喝斷橋。

却說顏良的敗殘軍馬。急奔回半路。迎接見
袁紹。報說被一赤面皮使青龍大刀一勇將。
匹馬奔入陣來。一刀斬顏良而去。因此大敗。
袁紹大驚。問曰。此是何人也。帳前沮授曰。此
人必是劉玄德之弟關雲長也。袁紹大怒曰。
汝兄弟關某。斬吾愛將。汝必然通謀也。留爾
何用。即喚刀斧手。推出玄德。斬訖報來。未知

玄德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五

終